

王運熙文集 3

文心雕龙探索

I206.2f2

20131

3

王
運
熙
文
集
3

文
心
雕
龍
探
索



上海古籍出版社

文心雕龙探索

初版自序

收集在这本小书中的十九篇论文，是我从六十年代初到近四五年中陆续写成的。它们并没有对《文心雕龙》全书进行全面系统的论述，而只是对书中某些方面、某些问题作了探索分析，提出自己的一些看法。

五十年代我在大学教“中国文学史”课的魏晋南北朝阶段，初步对《文心雕龙》发生兴趣。六十年代初，一度教“中国文学批评史”课，又参加编写文科教材《中国文学批评史》，于是对该书用力较多，写出了《刘勰为何把〈辨骚〉列入文之枢纽？》、《〈文心雕龙〉风骨论诠释》两文和《从〈文心雕龙·风骨〉谈到建安风骨》的初稿。1976年后，指导研究生攻读中国文学批评史，同他们一起学习、讨论《文心雕龙》，温故知新，又陆续写出了十来篇。现在把它们结集成这本小书。

建国以来，《文心雕龙》愈来愈受到学术界的重视，出现了不少研究论文和专著，取得了不少成果。经过研讨，对书中问题的认识日益深入，有些问题趋向明朗，有些问题则还存在着分歧意见。《文心雕龙》文句比较深奥，全书用骈文写成，字句的整齐匀称，带来意义上的模糊而欠明确。在运用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进行分析解释的过程中，也存在着一些不够实事求是的现象。这是形成分歧意见的两个比较重要的原因。我写作这些论文，主观上力图统观全书，探究刘勰的思想体系，把他提出的理论原则同他对作家作品的批评联系起来考察，把他的理论批评同南朝其他文论联系起来考察，阐明刘勰文学

思想的原来面貌。但这仅是主观愿望,是否真正做到,还要等待读者的批评。如果这本小书在对解决《文心雕龙》某些存在分歧的问题方面,能起一点积极的作用,那将是我最大的愉快。

关于风骨的解释,可说是《文心雕龙》研究中意见最为纷纭的一个问题,本书收录了三篇从不同角度研讨它的文章。还有《魏晋南北朝和唐代文学批评中的文质论》一篇,超出了《文心雕龙》研究范围,但对理解刘勰的文学思想关系密切,所以附录在后面,俾便参阅。

书中《〈文心雕龙〉产生的历史条件》、《魏晋南北朝和唐代文学批评中的文质论》两篇是杨明同志帮助我写成的。他为此付出不少劳力,特此致谢。

1984年7月

于复旦大学中国语文研究所
中国文学批评史研究室

附记:

此次修订出增补本,将《魏晋南北朝和唐代文学批评中的文质论》一篇抽去。该文拟编入另一论文集。

著者

2004年4月

目 录

初版自序	1
------------	---

上 编

《文心雕龙》是怎样一部书	3
《文心雕龙》的宗旨、结构和基本思想	8
《文心雕龙》产生的历史条件	25
《文心雕龙·序志》“先哲之诒”解	45
《文心雕龙·原道》和玄学思想的关系	52
刘勰为何把《辨骚》列入“文之枢纽”？	57
从《乐府》、《谐谑》看刘勰对民间文学和通俗文学的态度	63
读《文心雕龙·神思》札记	71
《文心雕龙》风骨论诠释	79
从《文心雕龙·风骨》谈到建安风骨	88
《文心雕龙·风骨》笺释	112
《文心雕龙·总术》试解	126
刘勰的文学历史发展观	135
《物色》篇在《文心雕龙》中的位置问题	148
刘勰论文学的作用和思想政治标准	155
刘勰论文学作品的范围、艺术特征和艺术标准	173

刘勰对汉魏六朝骈体文学的评价	189
刘勰论宋齐文风	201

下 编

刘勰文学理论的折中倾向	217
说《文心雕龙·序志》的一段话	226
释“楚艳汉侈,流弊不还”	234
刘勰对东汉文学的评价	242
《文心雕龙》为何不论述汉魏六朝小说?	259
谈《文心雕龙》的《风骨》、《通变》	266
研究《文心雕龙》应全面了解其作家作品评价	274
范文澜的《文心雕龙讲疏》	280
《文心雕龙》五十篇题解	283
《文心雕龙》的艺术标准	331
刘勰《文心雕龙》	341
增补本后记	487

上 编

《文心雕龙》是怎样一部书

《文心雕龙》是一部杰出的文学理论批评著作，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本文拟对该书的性质、主要内容和价值略述我的看法。

刘勰写作此书，原意是谈作文之原则和方法。《序志》篇指出，“文心”是“言为文之用心”，也就是讲如何用心写文章。《序志》又解释“雕龙”两字的含义说：“古来文章，以雕缛成体，岂取驺奭之群言雕龙也？”原来在战国时代，邹衍善于谈天说地，后来驺奭又发挥其学说，当时有“谈天衍，雕龙奭”之称。雕龙是指言辞修饰得很细致，有如“雕镂龙文”（见《史记·孟子荀卿列传》及注）。“岂取驺奭”句与《文心·杂文》“岂慕朱仲四寸之珣乎”句一样，都是用反诘语气表示肯定，句末“也”字作疑问助词用。刘勰这里意思是说：自古以来的文章注意写得美丽细致，他这部书细致地讨论作文之道，故采取过去“雕龙奭”的说法，名叫《文心雕龙》。如用现代汉语，大致可以译成《文章作法精义》。

《文心》全书共五十篇，除末篇《序志》为自序外，大致说来可分四个部分，以下分别略作说明。

自《原道》至《辨骚》五篇为第一部分，《序志》称为“文之枢纽”，提出了指导写作的总原则。这五篇中，《原道》、《征圣》、《宗经》是一组，《正纬》、《辨骚》是另一组。《原道》等三篇关系密切，道、圣、经是三位一体。刘勰旨在说明圣人之文（指《易》、《书》、《诗》、《礼》、《春秋》等

“五经”)表现了至高无上的道,是文章的典范,所以作文必须取法“五经”。刘勰认为“五经”文风最为雅正,作文宗法“五经”,就有可能达到“情深而不诡”、“风清而不杂”等六项标准,思想艺术都完美。《正纬》、《辨骚》两篇,指出纬书、楚辞两类作品,某些奇诡内容背离了“五经”的轨道,但辞采富丽(特别是楚辞),写作时也应当吸取。《辨骚》最后指出,作文应当“倚《雅》《颂》,驭楚篇”,即以《诗经》为根本,吸取楚辞的奇辞异采,“酌奇而不失其真(正),玩华而不坠其实”,即做到奇正相参,华实并茂。这可以说是对《原道》以下五篇的小结,提出了指导写作的总原则。汉魏以来,人们习惯上把诗赋认作文学作品中的主要样式,所以刘勰用倚靠《诗经》、驾驭楚辞来提出指导写作的总原则。扩大一点说,这个总原则应是:倚靠“五经”的雅正文风,吸取纬书、楚辞的奇辞异采。

自《明诗》至《书记》二十篇为第二部分,分别论述诗歌、辞赋、论说、书信等三十多种体裁的作品。每篇有四项内容,所谓“原始以表末,释名以章义,选文以定篇,敷理以举统”,就是叙述源流,解释名称性质,评述代表作家作品,指陈体制特色和规格要求。其中“敷理以举统”一项,常在篇末,分量不大,但从指导写作角度指明各体文章的体制特色和规格要求,是各篇结穴所在,地位最重要。刘勰把这部分称为“纲领之要”、“大要”、“大体”等等,认为写作文章时应该首先抓住。《明诗》篇说:“故铺观列代,而情变之数可监;撮举同异,而纲领之要可明矣。”指出篇中详细介绍历代诗歌发展与作家作品,就是为了阐明这个“纲领之要”,也就是说,“原始表末”、“选文定篇”两项内容最终是为“敷理举统”服务的。由于时代的变化,刘勰所论述的各体文章,我们今天大多数不再写了,少数(如诗歌、论说文等)即使写,规格要求也很不相同,所以“敷理举统”这部分内容今天看来意义不大,但在当时则是很重要的。

自《神思》至《总术》十九篇为第三部分,泛论写作方法。第二部

分分论各体文章,指明写作时应注意各体文章的体制特色和规格要求,第三部分打通各体文章,泛论写作方法,两个部分从不同角度进行论述,目的都是阐明写作之道。现代《文心雕龙》研究者常把第二部分称为文体论,第三部分称为创作论,我过去也是这样看,现在觉得这种提法不大确切,因为全书中心是指导创作,单把第三部分叫做创作论是不妥贴的。第三部分的内容很丰富,论述面颇广,但着重论述的则是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论通篇的体制风格,《体性》、《风骨》、《通变》、《定势》等篇属之。二是论用字造句和修辞方法,自《声律》至《指瑕》九篇属之。此外,还论述了构思、结构安排等问题。

自《时序》至《程器》五篇为第四部分,在全书属于杂论性质。其中《时序》、《物色》两篇论文学同时代、自然景物的关系,《才略》、《程器》两篇评论历代作家的才能与品德,《知音》论文学批评的态度和方法。这五篇除《物色》直接谈到写作方法外,其余四篇均未谈到。在前面三部分分别研讨了写作总原则、写作各体文章的规格要求、写作方法泛论外,刘勰感到还有一些问题虽然不是直接谈写作,但从创作修养看也颇重要,因而写下了这些篇章。

上面曾说,倚靠“五经”的雅正文风,吸取楚辞等的奇辞异采,是刘勰提出的指导创作的总原则。这一原则实际上是要求文章写得美丽,但不要艳丽过度,用刘勰的话说,是要写得雅丽,不要淫丽。魏晋以来,骈体文学日益发达,产生了骈赋、骈文,诗歌也多用骈偶句,崇尚辞藻、对偶、声调等语言之美。刘勰认为这种文风继承了楚辞、汉赋的艳丽文风,走向极端,所谓“楚艳汉侈,流弊不还”(《宗经》)。刘勰是拥护骈体文学的,从《文心雕龙》书中《声律》、《丽辞》、《事类》等篇看,他对骈文所讲究的声律、对偶、用典等语言美都加以肯定。《文心雕龙》全书也用精致的骈文写成。但是,他认为魏晋以来的骈体文学(诗歌、辞赋、骈文等)存在着很大缺点,文辞过于浮靡华艳,同时内容不真实,缺乏美刺讽谕的良好作用。这是发展了楚辞、汉赋(特别

是汉赋)的弊病而形成的。为了扭转这种文风,他大力提倡宗经,企图通过学习“五经”比较朴实的风格,使当时过于浮靡的文风得到一定程度的改变,达到“倚《雅》《颂》,馭楚篇”,奇正相参,华实并茂。这一思想贯穿于《文心雕龙》全书。《通变》篇指出,楚汉文风“侈而艳”,魏晋文风“浅而绮”,刘宋初年文风“讹而新”,总的趋势是片面追求绮艳新奇,务华少实。他接着认为要矫正这种弊病必须取法“五经”：“矫讹翻浅,还宗经诰。斯斟酌乎质文之间,而櫟括乎雅俗之际。”他所谓质、雅,指学习经书朴实雅正的文风;所谓文、俗,指当时为大多数文人所追求、时俗所爱好的片面重视文采的文风。他要求二者互相调剂,做到质文并重,也就是奇正相参,华实并重。

说到这里,读者或许会奇怪,《文心雕龙》中心既是谈写作,它是一部文章学、文章作法一类的书,怎会成为文学理论批评巨著呢?原来,刘勰写此书时,视野开阔,不是就写作谈写作,而是系统广泛地评述了历代的作家作品,分析其成败得失,总结其经验;同时,书中谈写作,涉及到不少重要的文学理论问题,往往展开论述,在总结过去文论的基础上提出自己的看法。这些内容不但见解精辟,并且比重也相当大,这就使此书成为古代文论中的巨著。关于这方面的内容和价值,现代一般论著介绍较详,这里无须多作论证。下面略举几个例子说明一下。例如《辨骚》篇,其主旨如上文所述,在指明作文应当“倚《雅》《颂》,馭楚篇”,但篇中对楚辞的思想艺术成就,《离骚》、《九歌》等篇的不同风格特色,楚辞的重要历史地位与影响,作了具体深入的评述,比汉代的楚辞评论有所发展,因此在文学批评史上就很有价值。又如《明诗》篇,主旨虽在末段“敷理以举统”部分,但前面评述历代诗歌,特别对汉、魏、晋、宋几个阶段的不同诗风,作出了中肯精辟的分析,无异是一篇出色的诗歌小史。又如《体性》篇讨论作者个性与作品风格的关系,主旨在强调作者应当注意学习雅正的作品以培养自己良好的文风,但篇中把文章风格分为八体,介绍其不同特

色,并指出它们为作者先天才气和后天学习两种因素所决定,对这个问题的论述,比曹丕《典论·论文》有较大发展,在文论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又如《情采》篇,他总结了长期来的两种创作倾向:一是为情造文,以《诗经》为代表;一是为文造情,以后代辞赋为代表。它在讨论作家情思与作品的关系、作品内容与形式的关系这方面,也提出了可贵的见解。此外,在作品的思想艺术标准、继承与革新的关系、文学与现实的关系、文学批评的态度和方法等重要理论问题上,他都提出了有价值的看法,《文心雕龙》研究者已多有论列,这里不再一一介绍了。

总之,《文心雕龙》原来宗旨是指导写作,是一部文章作法,但由于它广泛评论了作家作品,系统研讨了不少文学理论问题,总结其经验以指导写作,因此具有很强的理论性,成为我国古代文论中的空前巨著。

(原载《语文学学习》1984年第10期)

《文心雕龙》的宗旨、结构和 基本思想

人们一提到《文心雕龙》，总认为它是我国古代最有系统的一部文学理论书籍，其性质相当于今天的文学概论那样。我过去也是这样看的。诚然，《文心雕龙》对不少重要的文学理论问题，如文学与现实的关系、内容与形式的关系、文学批评的标准和方法等等，都作了系统的论述，发表了精到的见解，理论性相当强，不妨把它当作一部文学理论专著来研究；但从刘勰写作此书的宗旨来看，从全书的结构安排和重点所在来看，则应当说它是一部写作指导或文章作法，而不是文学概论一类书籍。

《文心雕龙·序志》一开头说：“夫文心者，言为文之用心也。”明确指出其书是讲如何用心做文章的。下文解释“雕龙”两字的含义说：“古来文章，以雕缛成体，岂取驺奭之群言雕龙也？”按《史记·孟子荀卿列传》：“谈天衍，雕龙奭。”《集解》引刘向《别录》解释说：驺奭发挥驺衍谈天之说，修饰得非常细致，有如“雕镂龙文，故曰雕龙”。“岂取驺奭”句与《杂文》篇“岂慕朱仲四寸之珪乎”句一样，都是用反诘语气表示肯定；句末“也”字作疑问助词用。刘勰用“雕龙”名书，似是说此书论述作文之法，像雕龙那样非常精细。关于这一点或许大家看法不尽一致；但《序志》篇开头那段话表明此书宗旨在讲为文之法，则是没有疑问的。

《序志》篇更指出作者撰写《文心雕龙》，是为了针对当时流行的

不良文风,为写作指出一条正确的道路:“唯文章之用,实经典枝条。……详其本源,莫非经典。而去圣久远,文体解散,辞人爱奇,言贵浮诡,饰羽尚画,文绣鞶帨,离本弥甚,将遂讹滥。盖《周书》论辞,贵乎体要;尼父陈训,恶乎异端;辞训之异,宜体于要。于是搦笔和墨,乃始论文。”也鲜明地表述了此书的宗旨是为了指导写作。范文澜同志说:“《文心雕龙》的根本宗旨,在于讲明作文的法则。”(《中国通史简编》第二编五章三节)这话说得很中肯,可惜范氏对此没有展开论述。

《文心雕龙》这一宗旨,贯穿全书,许多地方都扣紧宗旨,论述如何把文章写好;而且在全书的结构安排上也体现出来,经纬交错,把如何写好文章的道理讲得很周密。《文心雕龙》共五十篇,除《序志》为自序外,此外四十九篇现在多数研究者认为大致可分为四个部分,下面就对这四个部分逐一进行分析。

—

自《原道》至《辨骚》五篇为第一部分,刘勰自称这是在讲“文之枢纽”,是全书的总纲。这五篇中,《原道》、《征圣》、《宗经》为一组;《正纬》、《辨骚》为另一组。

《原道》等三篇关系非常密切,道、圣、经是三位一体,所谓“道沿圣以垂文,圣因文而明道”(《原道》),而其归宿则在于说明圣人之文(即“五经”)是文章的楷模。刘勰认为:文章是道的表现,古代圣人创作文章来表现道,用以治理国家,进行教化。圣人的文章很雅丽,“衔华佩实”,为后人树立了榜样。他更指出:如果作文能宗法“五经”,则有六种优点(即“六义”之美):一是“情深而不诡”,即感情深挚而不浮诡;二是“风清而不杂”,即风貌清明而不芜杂;三是“事信而不诞”,即记事信实而不荒诞;四是“义直而不回”,即思想正直而不邪曲;五是

“体约而不芜”，即体制要约而不杂乱；六是“文丽而不淫”，即文辞美丽而不淫艳。情深、事信、义直三点是就思想内容说的，风清、体约、文丽三点是就艺术形式和风格说的。如果不宗法“五经”，就会追随楚辞汉赋的流弊而不能自拔。所以《原道》等三篇的主旨就在强调作文必须宗经。

刘勰虽然强调宗经，反对片面学习“楚艳汉侈”，但他对“五经”以后文学方面的新创造，并不笼统地加以排斥，而是主张在宗经前提下适当吸收。《正纬》篇从四个方面指责纬书多伪，与经背谬，但也肯定纬书“事丰奇伟，辞富膏腴，无益经典，而有助文章，是以后来辞人，采摭英华”，指出它们在题材、文辞方面均有可取之处，并为后人所采摭。《辨骚》篇对《楚辞》各篇的思想艺术作了具体分析，指出它们有“同于风雅”的四事，也有“异乎经典”的四事。但总的说来，他对楚辞的评价很高，认为《离骚》是“奇文郁起”，“其文辞丽雅，为词赋之宗”，《楚辞》各篇是“气往辄古，辞来切今，惊采绝艳，难与并能矣”。还指出了楚辞对后代产生深远影响，“其衣被词人，非一代也”。最后，刘勰认为作文必须“凭轼以倚《雅》《颂》，悬轡以驭楚篇，酌奇而不失其真（一作“贞”，意同“正”），玩华而不坠其实”。所谓“真”、“实”，兼指规正的内容和朴实雅正的语言风格；所谓“奇”、“华”，兼指奇特的内容和华美奇丽的语言风格。因此，“真”、“实”、“奇”、“华”也可指综合内容和形式的艺术风格，即体制。刘勰认为作文应以雅、颂等经典为根本，同时尽量采取楚辞的优长，做到奇正相参，华实并茂，这是他总结了“五经”、纬书、《楚辞》等书的文学特色以后对创作提出的一个总原则或总要求。

自汉末建安年代以迄南朝，诗赋和各体骈文日益发展，作家们大量写作诗赋，注意抒情写景，忽视儒家所倡导的文学的政治教化作用；注意语言形式的华美，缺乏朴实的文风。对此，李谔在《上隋文帝书》中曾加以猛烈攻击。所谓“贵贱贤愚，唯务吟咏”、“竞一韵之奇，